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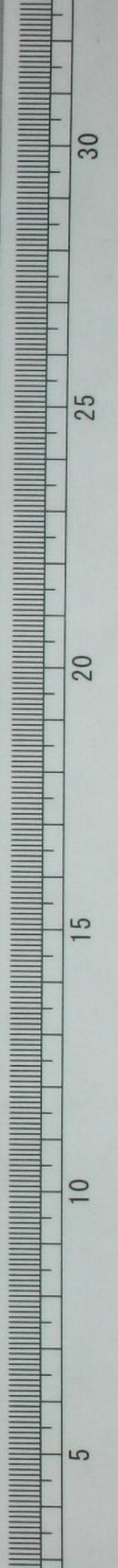
新刻
改正

論語

後藤照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
2



文庫11
D 24
2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工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方追反縲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

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痛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

子哉若人魯與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慶反子賤孔子弟子姓齊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

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入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有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與罍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魯曰琖

為問而孔子答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

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屢反禦當也猶離也給辭也

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

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足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開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

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熟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字借用桴

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爾賦是也言子路之才所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

弟子姓公
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
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未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

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

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切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

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

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

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

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

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實安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

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子曰吾未見

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度反剛堅強不

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

慾則無剛剛則不下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

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

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

以為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

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天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踰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既聞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善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聞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叩頭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詠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善蓋一時皆生曰 ○子曰晏平

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檢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蓋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和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

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

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利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獨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

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暴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其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思再武

及也

知去聲審武子衛大夫魯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

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大人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而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死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卿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曰夫

○子曰孰謂微生

高直或之醯焉之謂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未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又曰君子曰直聖人見人於其介之取予而千驅萬鐘徒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穴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

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言各言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云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之也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見其志豈可以執利狗之哉。至於浴沂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天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見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仁字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敬言學者深矣。

不如丘之好學也。

馬如子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

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

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字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入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詐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

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於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未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

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亡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顏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顯。而益湯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也。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不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也。釜六斗四升。庾也。金六斗四升。庾也。十六斗乘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

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與也。講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遠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令諸鄰里

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亦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肉肉周正中犧牲也用

以祭也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貶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替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較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

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缺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遠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

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讀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藝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其能

三子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

又反汶音問閔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堯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而者蓋居亂邦見患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

顏閔故其將死也
孔子才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為而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

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憂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
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
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
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
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

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非八事未嘗美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
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

如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八事不見邑宰則其
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
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
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苦賤之差取
入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
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代誇功也

秦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誇已誇
入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鮒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鮒衛大
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
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章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米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事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聽等而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遠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

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條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

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

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

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

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究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畔

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

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室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

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孺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止而見之蓋孺子有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

所不與淫亂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則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小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

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豈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不足於此

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焉謂仁之方

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

理之公矣。○程子曰：嘗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焉，所不贖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

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身及籍比尊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傳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政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論語卷之三

十一

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也夫大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其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於德

據音倨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

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脰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求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

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惟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以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謂顏淵曰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

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心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所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貴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

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

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聲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何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歡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山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此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洽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

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如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公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如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如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不學而學也○子曰所雅言詩書執禮比音雅言也

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子曰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德業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

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且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筆墨所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

好古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唯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者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負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

何

桓徒雷及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曰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真是在也

三子者真是在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

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

信

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

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篤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

至於聖者也故意未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滌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蓋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

○子曰異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忘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忘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

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邇反互鄉鄉名

其人習於不善難共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亦至往也十四字當在

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

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及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

名即司寇也昭公會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取於與為同姓謂之與孟子者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曰黨禮不娶同姓而曾與與皆姬姓謂之與孟子者君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取七住又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

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曾蓋天子父母之國昭公曾之

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遠以知禮為勸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吾未之有得

莫幾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入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則可以入聖故不居猶意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

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言其死

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已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當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者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

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

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

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及復而玩心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

浸衰而周日疆太李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李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王闡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存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和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勞慎而無禮則蕙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音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下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

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矣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

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人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及老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道遠之事則有

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在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音同謂背理也道竹豆水

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罷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於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先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

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己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

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入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太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

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世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由是理之當

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

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

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

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揚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子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

而不至於穀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

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及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

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

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

愿慳慳而不信吾莫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

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蓋學者當如是也

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未得放過才說姑待明且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闞戾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紕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交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自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此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又間罅隙也謂其

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當服蔽蔽膝也以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節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

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

子聞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 藝之名也

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入僕所執尤卑言欲使執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且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冠意其所學博而惜其不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執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自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知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情環不窮矣○程子曰此四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存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去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音泰與平聲孔子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子聞之

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

不誠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

者其意相近○子曰吾有知半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虛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生兒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如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

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如焉是之謂兩端如答發達之問仁知

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音扶鳳鳥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

吾已矣夫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負衣裳者與鼓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衰衰七雷及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趨無目者作起也趨疾

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顏淵喟

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謂苦位及鑽祖官及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之道雖高如

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亦無也此顏子自

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其昏昧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文而至於大乃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者也胡氏曰

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和古今遠事

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平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此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

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且子與其死於臣

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下

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

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

而藏諸求善費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賈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

不欲沽也又思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王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木公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及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及魯是時周禮在魯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言扶舍上聲天地

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自然也然其可道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

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自往則月來寒往則暑

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

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惠按自此至終篇皆勸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果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有

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真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

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及覆其服及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

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向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友進而未已也

○子曰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疆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矣知其將來不如今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

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緇粉，反貉。胡各友，與平聲。敝壞也。緇，采也。補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

皮作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

伎之或反，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

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

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之，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

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

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

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

本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大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

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

其反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室之搖動也。而語

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夫音扶。天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

極有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月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儉又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

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
在故孔子居之自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

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且反闐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
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靜也

君在蹠蹠如也

與與如也

蹠十六反蹠字亦反與與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蹠蹠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

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刀反擯驅若反擯手

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故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

也

簪赤古反所與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公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簪整貌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揖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太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

門行不扇闕

闕下通反中門中於門也謂階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君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闕氏曰立中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

守立之處所謂守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寧立之處所謂守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寧立之處所謂守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寧立之處所謂守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人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蔽也息氣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蹠蹠如也

蹠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踧踖如有循

勝平聲踧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者

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踳踳與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吳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而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緹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朝祭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朝祭飾領緣也。

當者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也葛之精者曰絺者曰綌者曰絺也葛之精者曰絺者曰綌者曰絺也葛之精者曰絺者曰綌者曰絺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衣也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長欲其溫短右。長欲其溫短右。長欲其溫短右。長欲其溫短右。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王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鶴厲之厲亦皆佩也。非惟

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殺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殺績而有殺縫。羔裘玄冠

不以弔

喪主素吉玉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青必朝服而朝

青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變食謂不飲酒。不如童蓬坐易。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童蓬坐易。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童蓬坐易。

食饘而餲魚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童蓬坐易。

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以傷人故不食。

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鬱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豈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音嗣，量去聲，食以

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撤薑食，不多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撤，不撤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蕪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非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

席不
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
饋乃多矣。以逐度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若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下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臣人之賜，故生身之如此然。

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與腥，生肉熟而薦之，祖也。祭君賜也。畜，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畜之。
畜，許六反，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與腥，生肉熟而薦之，祖也。祭君賜也。畜，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則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也。客禮也。首聲拖徒我及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

可以執服見君故如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

孔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戶居不容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

貌狎謂素親狹熟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刑。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雷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

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負衣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負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又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也。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各又居勇及嗅許又友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

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遠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范氏曰石經嗅

作寫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莫古闕及張兩翅也。見爾推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

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